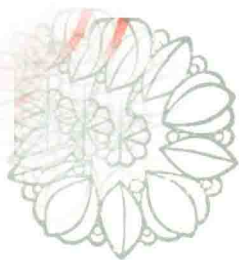


王力文集





力文集



第十二卷
中国语言学史
清代古音学

王力文集

第十二卷

*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860×1168毫米32开本 19.75印张 7插页 391千字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70

ISBN 7—5328—0887—4/H·39

定价 9.40元



1958年8月与汉语专业应届毕业研究生合影的一角。与王力先生同坐的左边是魏建功,右边是高名凯、林焘、朱德熙。



1984年8月2日与夫人在佳木斯市宾馆。

目 录

中国语言学史

序

前 言

第一章 训诂为主的时期	8
第一节 语言研究的萌芽	8
第二节 童蒙识字课本和故训汇编	15
第三节 方言学的兴起	30
第四节 字书的兴起	42
第五节 声 训	57
本章的结语	70
第二章 韵书为主的时期	72
第六节 反切的兴起及其广泛应用	72
第七节 韵书（上）	82
第八节 韵书（下）	92
第九节 等韵学	107
第十节 六朝至明代的文字学和训诂学	120

本章的结语	136
第三章 文字、声韵、训诂全面发展的时期	138
第十一节 《说文》的研究（上）	138
第十二节 《说文》的研究（下）	154
第十三节 古文字学	167
第十四节 古音学	179
第十五节 训诂学	195
本章的结语	210
第四章 西学东渐的时期	215
第十六节 语法学的兴起及其发展	215
第十七节 西欧汉学家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	230
第十八节 描写语言学的兴起及其发展	247
本章的结语	255
全书的结论	258

清代古音学

第一章 清代古音学的前奏	267
第二章 顾炎武的古音学	272
第三章 江永的古音学	313
第四章 段玉裁的古音学	348
第五章 戴震的古音学	464
第六章 钱大昕的古音学	494
第七章 孔广森的古音学	505

第八章 王念孙的古音学	536
第九章 江有诰的古音学	552
第十章 姚文田、严可均、张成孙、朱骏声、 夏忻的古音学	579
第十一章 章炳麟的古音学	595
第十二章 黄侃的古音学	601
第十三章 总结	606
名词术语索引	625

中国语言学史

编 印 说 明

本卷收入《中国语言学史》和《清代古音学》两种著作，原本都是王力先生六十年代初期在北京大学为汉语专业高年级和研究生开设的两门选修课的讲义。《中国语言学史》共四章，前三章曾连载在《中国语文》杂志1963年第3、4、5、6期和1964年第1、2期上。1981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了全文单行本。这次收入文集是据山西本校订编印的。

(本卷由唐作藩负责编校)

序

这部书是1962年我在北京大学所用的讲义，前三章曾在《中国语文》杂志上连载。现在由山西语言学会交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只在个别地方有所补充修正。

由于我是第一次担任这一门课，写出的讲义自己并不满意，希望将来能够修订或重写。海内不乏此道专家，倘蒙指疵匡谬，十分感谢！

王 力

1980年4月12日

前 言

本文所叙述的是中国语言学简史,其中“语言学”一词,是采用了最广泛的意义。严格地说,应该称为汉语言研究简史。

中国语言学史可以有两种写法。一种是作为科学论文,著者假定读者把中国语言学著作都看过了,不须交代任何知识,尽可以单刀直入地叙述这一个学术部门的历史;另一种是作为教材,著者假定读者(或听众)没有看过中国语言学著作,或者是看得很少,有必要先介绍一下那些著作的体例及其主要内容,然后谈得上某一学派产生的原因,某一语言学家的学术渊源及其对后代的影响,某书的价值及其缺点。这一部《中国语言学史》就是按照后一种写法写成的。

大家知道,语文学(philology)和语言学(linguistics)是有分别的。前者是文字或书面语言的研究,特别着重在文献资料的考证和故训的寻求,这种研究比较零碎,缺乏系统性;后者的研究对象则是语言的本身,研究的结果可以得出科学的、系统的、细致的、全面的语言理论。中国在“五四”以前所作的语言研究,大致是属于语文学范围的。

但是我们也不应该轻视语文学的研究。先说，我们有五千年文化需要继承，文献资料的考证和故训的寻求，仍然需要有人去做，即以整理古籍而论，我们就需要训练一批具有语文学修养的人才。再说，从语言理论方面看，中国古代也有很多可资借鉴的东西。在封建主义上升时期，也象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一样，学术上有不少美丽的花朵。中国是世界上语文学发达最早又最盛的国家之一，我们应该很好地继承祖国的语文学遗产，并且把它发扬光大起来。

语文学在中国古代称为“小学”。“小学”这个名称最初跟小学校是有关系的。根据《汉书·艺文志》，我们知道古人八岁入小学，老师教他“六书”。^①识字是小学里的事，所以把识字的学问叫做“小学”。在《汉书·艺文志》中，“小学”自成一类，共列十家三十五篇。如果以古为准，包括古文奇字在内，识字就成为专门学问了。这是“小学”成为学术专名的原因。到了后来，“小学”的范围扩大了。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小学类分为训诂之属、字书之属、韵书之属。大致说来，训诂是研究字义的，字书是研究字形的，韵书是研究字音的。但是，研究字形的时候不能不讲字形和字音、字义的关系，而韵书又兼起字典的作用，所以三者之间的界限不是十分清楚的。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小学”是有关

^①《周礼·地官·保氏》说：“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周代所谓八岁入小学，教的只是“国子”，即贵族子弟，平民是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的。

文字的学问，^①古人治“小学”不是以语言为对象，而是以文字为对象的。

语文学本来是和古典文献发生密切关系的学问，所以中国的“小学”一向被认为是经学的附庸。有人在训诂、字书、韵书之外再加“音义”一类，以为“音义”是“小学”的应用。^②其实一切古书的注解都可以认为是“小学”的范围。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语言学，基本上就是语文学；甚至在研究方言俚语的时候也带有语文学的性质，因为作者们往往考证这些方言俚语用字的来源。语文学在中国语言研究中占统治地位共历二千年，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这方面的学者。

古文字学在语文学中，可算是异军突起。金文的研究源于宋代，甲骨文的研究则兴起于清末。这一门新的学问可说是方兴未艾。它已经超出了语文学的范围，而进入了历史学和考古学的领域。但是，古文字的研究成果，始终是对语文学大有帮助的。

语法学虽然在中古时代，曾经一度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当时叫做“声明”），但是没有得到发展。我国古代学者、作家，在研究语言时，也提出了一些语法概念，^③但是只是零

① “五四”以后，曾经有一个时期，“小学”改称“文字学”。旧《辞海》于“文字学”条注云：“研究文字之形体、音韵、训诂之起源及变迁之学也。亦称‘小学’。”早年北京大学讲义有钱玄同的《文字学音篇》、朱宗棗的《文字学形义篇》。近年“文字学”才专指研究字形的结构和演变的学科。

② 见谢启昆《小学考》序。“音义”一类包括陆德明的《经典释文》等。

③ 例如杜甫《自瀼西荆扉且移居东屯茅屋四首》第三首：“子能渠细石，吾亦沼清泉。”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引赵次公（彦材）说：“渠字、沼字，此以字之重字为轻字，以体为用者也。”这就等于说名词用如动词。《杜诗镜诠》引赵访云：“渠之，沼之，实字作活字用。”意思也是一样的。赵次公是宋时人，赵访是明时人。

碎的，常常作为注解来出现的，而不是系统的语法著作。至于虚词的解释，也只是当作词汇问题来解决。直到清末，中国才有了系统的语法学。

普通语言学以及在现代科学方法指导下的方言调查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跟着语法学也兴起了。解放以前，我国学者对汉语史的研究也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本文将以较大的篇幅来叙述中国语文学，因为它所占的时间最长；古文字学、语法学、普通语言学、语言调查等，也都予以适当的地位。叙述从先秦到解放前为止。

第一章 训诂为主的时期

第一节 语言研究的萌芽

语文学的兴起，是在文化遗产积累较多的时代。书籍多了，时代远了，字形、字音、字义都有了变化，于是促使人们进行探讨。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去古未远，而且书籍很少，人们还不感觉到有语文学的需要。因此，语文学在先秦还没有产生。

但是零星的语文学知识已经在萌芽了。首先是作者借字义的解释来阐明一种哲理或政治主张。例如《论语·颜渊》叙述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政就是正，你带头端正自己，谁敢不端正呢？^①又如《孟子·滕文公上》叙述夏、殷、周三代的田赋名称不同，夏叫“贡”，殷叫“助”，周叫“彻”。孟子解释说：“彻者，彻也；助者，藉也。”孟子以“彻”解“彻”，这是以本字为训的办法。这种办法是以用一个常用的字义解释一个不很常用的字义。“彻”的常用意义是“通”，孟子大意是说“彻”是天下通法，不因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

^① 原文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异；^①“助”是“凭藉”的意思，公家凭藉人民的力量来耕种公有的土地。在同一篇中，孟子又叙述夏、殷、周三代的学校名称不同：夏叫“校”，殷叫“序”，周叫“庠”。孟子解释说：“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古人教养不分，《周礼·地官·保氏》说：“而养国子以道”，可见养就是教；射是六艺之一，这里代表学校里传授的一切知识和技能。^②上面所举三个例子都是后代所谓“声训”。“声训”的办法是采取同音的字或双声叠韵的字作为解释。“彻者彻也”不但同音，而且同字，但是仍旧可以认为是声训，因为同形词(homographs)不等于同一个词。“政者正也”是同音为训的例子，“助者藉也”、“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都是叠韵为训，而声母也很相近。本来，如果说“庠者，教也；校者，射也；序者，养也”，原则上未尝不可以说得通，但是那样就失去了声训的特点。关于声训，等到下文第五节还要讨论。这里我们要弄清楚：孔子、孟子之所以搞声训，并不是为了语文学的目的，而是为了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的。

其次，作者也可以借字形的解释，来阐明一种哲理或政治主张。例如《左传》宣公十二年叙述“邲之战”，楚国打了胜仗，潘党劝楚庄王建筑军营，积尸封土，来显耀自己的武功。楚庄王不肯。在他的长篇谈话中特别提到“武”字的字形是从“止”从“戈”(本来写作“𠄎”)，只有停止干戈才够

^① 这是采用郑玄对《论语·颜渊》“盍彻乎”的解释。《孟子》赵岐注说：“彻犹人彻取物也。”那是另一说。

^② 王念孙《广雅疏证》卷一“庠，养也”下注云：“射绎古字通。……射者陈列而宣示之。”我们没有采用他的说法。